

香港书展2024见闻录：国际书区彻底消失，都爱北上消费，谁会留港买书？

与书展同在的，竟是食品和运动用品；而万般难处下，小出版社依然带来暖意与人流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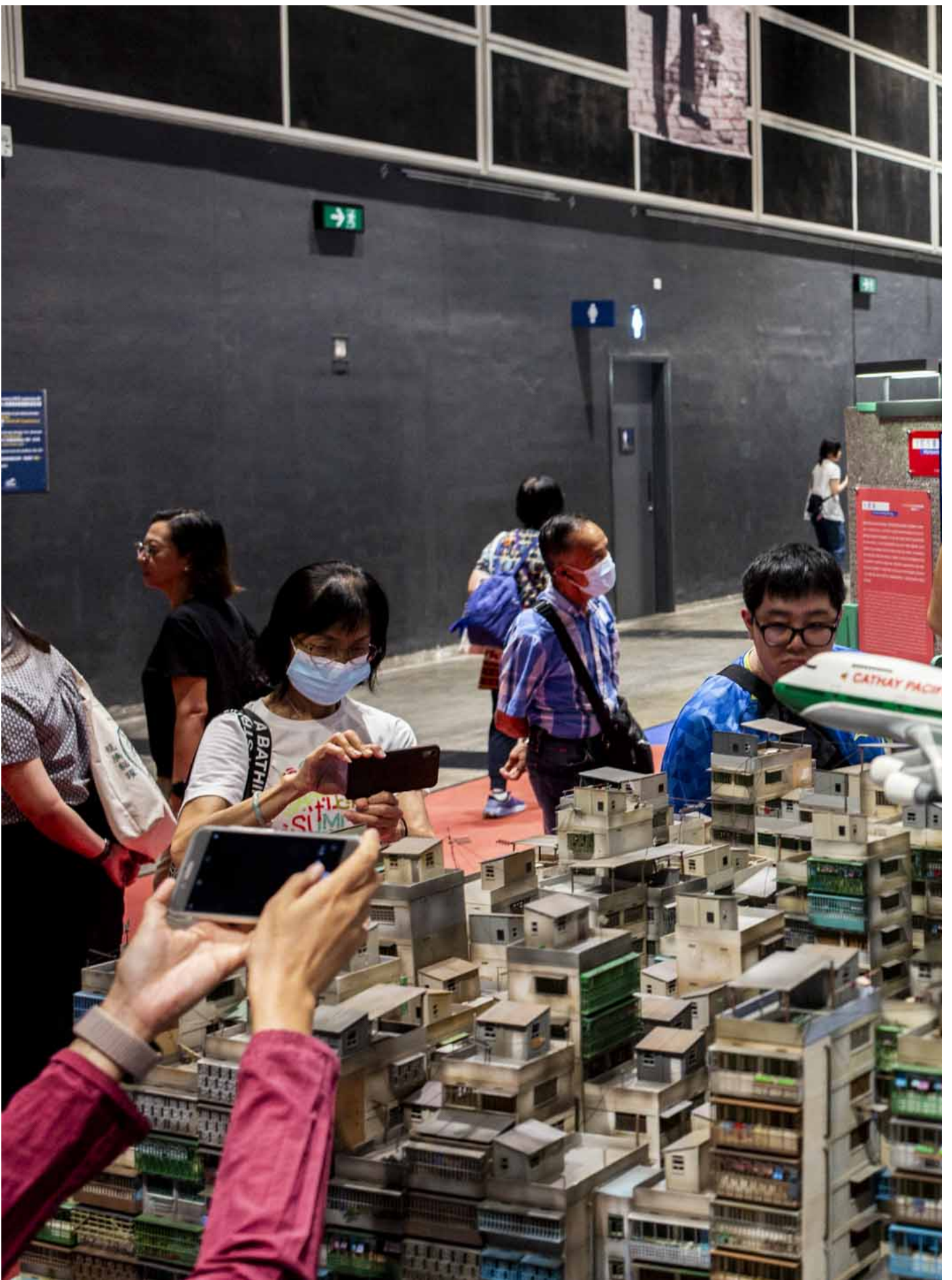


2024年7月19日，香港书展，“蓝蓝的天”出版社展出区家麟的书籍《最后的信仰》。摄：Ryan Lai/端传媒

香港书展每年在盛夏气候最不稳定的日子举办，仿佛书展七天，几可涵盖香港全年天气状况：潮湿而多雨，时有台风侵袭。至于疫后书展，内地游客消费力不比昔日，香港数波移民潮又影响渐见，紧接著零售业与饮食业遭遇低潮，而港人北上消费正在兴头上，昔日支撑香港书展的读者，可会在这七天内留港，帮衬一场关于“书”的“盛事”吗？

今届香港书展，是自2021起继续连结“香港运动消闲博览”及“零食世界”一起，合共香港贸易发展局口中“三大盛事”，于同日开幕，贸发局言“七日展期吸引760家展商参与”。其中书展以“影视文学”为年度主题。7月17日首日，不少读者一如往年守候门外，期望成为首个闯入书展的读者。去年首批冲入者，买的是流行作家林咏琛的浪漫爱情小说，大会为读者特地安排了长胶带，防止闯入会场再破冲门纪录。今届也见胶带，又有入口处不停循环播放“请勿奔跑”，只是保安员这个防止读者冲动急跑的举措，却似乎只是成功拦截了读者人次的上升。

在书籍展览元素中追加其他各式展览，至今竟连食品和运动用品，都可与书展同在，环观华文地区其他书展，不知有无可以像香港书展这样，连行山用品都可买到。



2024年7月17日，香港书展以“影视文学”为年度主题，并展出一些电影的场景模型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职员充读者，业界士气低落

书展前两日，书商生意似乎均不如预期，进场读者疏落。读者在FB“全港店舖消息（开张/执笠）关注组”群组上载照片（执笠，意“结业”），想说生意冷清得“拍苍蝇”，而客观环境就是冷清得一只苍蝇都看不见。

笔者走进一些书摊，以为身边翻书的是读者，看到挂著职员证才知原来只是职员。四周宁静得像走进公共图书馆。较多读者围观和排队的，都是有作者坐镇的书摊。职员也好似读者，清静得可以围住一个又一个书塔看书。贸发局近年报告书展人流过百万，每摊位收租港币2万多，不少书商被吓得一额汗。

有不方便透露姓名和机构的书商工作者分享，首两天销售是历年书展最坏的，整体士气低落。看贸发局“首两日以正价入场可享再进场优惠”的措施，首两天生意不稳，似都在主办方意料之内？笔者再问几个书摊负责人，说香港书展首两天场面冷清实则已成新常态。以笔者观察香港书展多年，那些首日逼爆（挤破）玻璃的神话式纪录，早成历史。

最冷清的是多个摆放领导人著作的摊位，一系列白色专著，不但没人光顾也没有人打卡。吊诡的是，过往只由大陆出版社提供这种陈设，今年也有香港“民间”单位效仿，规模不减官方。



2024年7月17日，香港书展以“影视文学”为年度主题，“文艺廊”推介6位推介作家、6个焦点导演，和10个经典改编的影视作品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比较台北国际书展通常将首日设为专业人士日，供书业同工首先进场，来访人次不高，但胜在同业互济互助，必有捧书的出版界和文化界人物撑场，为书业打气；至次日方才让公众人士进场。而香港书展历年对象都以公众人士为主，昔日年度作家活动与展览在首两三天尚可吸引读者来访，如首年（2010）开创“年度作家”推广活动时，曾在旧翼特设展厅展出刘以鬯作品。相形之下，今年却是三楼通道旁海景位布置了AI互动装置，根据读者外貌，提供影视作品人物造型的AI照像，令读者化身电影角色。

近年香港书展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摊位空置现象。今年连同“运动消闲博览”和“零食世界”也只有760个参展商，比去年少了20个。只是去年因为空置单位随处可见，满场可谓“空虚感”，今年明明更少参展商，却由“世界文化艺术廊”填满。这说的是在主场馆HALL 1大片净地，one bite design studio策划的展览，以17个关键字连结20个不同的香港电影场景，在现场AI装置中，五套电影给来访者更改剧本，创作属于自己的电影场景，当中包括不久前高票房电影中的九龙城寨模型，成为多人拍照打卡处。

相比之下，最冷清的是多个摆放领导人著作的摊位，一系列白色专著，未免令人想起早前香港政府系列户外艺术“盛事”的风格，不但没人光顾也没有人打卡，甚至远远见到就绕道而走。吊诡的是，过往只由大陆出版社提供这种陈设，今年也有香港“民间”单位效仿，规模不减官方。

台湾来的出版社摊位依旧缩水，只占了全场不到十分之一的空间。尽管如此，拥挤程度却远远超过香港和大陆摊位，台版书尤其在内地客人视野内，属物以稀为贵。



2024年7月19日，香港书展，场内的“运动消闲博览世界”设有网阵供小孩子玩乐。摄：Ryan Lai/端传媒

谁与书同在？食品和运动用品

[大陆品牌农夫山泉与香港消费者委员会事件](#)，是近日香港新闻风眼。笔者来到消委会摊位，其唯一出版物便是创刊近半世纪的《选择》月刊，最近一期为瓶装水评分，内地农夫山泉被指溴酸盐含量达欧盟上限，该厂商向消委会发出律师信要求澄清和致歉，香港消委会道歉，却引发网民对消委会持续多年的公信力民望之争议。现场所见一向低调的消委会，因今年风波为摊位带来不少关注。由于《选择》月刊早前已公布转为免费网上版，消委会便以逾期杂志，自地面叠起足有半人高的“书墙”著人免费索取，宛似一种建筑风貌，也像用历年港人心中对日常消费用品建立的自信心与公信力筑起的。

如同消委会书摊启示的，香港读者关注的，还是日常生活所需。近年与香港书展同期布展的是“运动消闲博览”和“零食世界”，旁有手作人参展的空间，至于三楼的补充练习、文具、书包、玩具等，一直都属于“香港书展”的一部分。这是主办方善用香港书展百万人次纪录的效应，为各行业带来更大参展空间与商机？香港市道正经历难以预测的低迷，书籍以外的展览虽无新意，但于书展期间竟又感受到香港昔日百业常态？



2024年7月19日，香港书展，场内设有“零食世界”展区。摄：Ryan Lai/端传媒

在书籍展览元素中追加其他各式展览，环观华文地区其他书展，不知有无其他书展可以像香港书展这样，连行山用品都可买到。事实是香港书的经营方式历经多年变化，文具用品也早已长年进驻，至今竟连食品和运动用品，都可与书展同在——在香港这垂直城市，书展便是垂直的展览场馆，只相隔一两楼层，便又是不同的内容。

国际书区彻底消失

“国际书区”这回事，在今年的香港书展却已消失了。国际书区以往都在书展主场馆周边空间，虽和台湾书区一样，是常为人忽略的位置，但毕竟存在，今年这部分空间，已由宗教书籍取代。

今年台湾来的出版社摊位依旧缩水，只占了全场不到十分之一的空间。组合了大小出版社而成的“读书共和国”也来参展，只是整体台湾摊位如往年一样，都被编排到比较边缘的位置。尽管如此，拥挤程度却远远超过香港和大陆摊位，台版书尤其在内地客人视野内，属物以稀为贵。以笔者观察台港两书展所得，两地书展最大分别或是对书籍零售的态度。香港书展以参观人次数量为推广核心，台北国际书展以业界交流为首要，每年促进华文出版业界与国际出版的接轨。



2024年7月19日，香港书展，开源书局出版的《蒋中正日记》。摄：Ryan Lai/端传媒

关于“国际”方面，在台北书展，国际书区的占地约为四份之一，还专门为国际书区开设各式沙龙空间)；而在“国际书区”这回事，在今年的香港书展却已消失了，也是因此，笔者确实无法比较二者的分别。国际书区以往都在书展主场馆周边空间，虽和台湾书区一样，是常为人忽略的位置，但毕竟存在，展出内容由各国代表自拟，每个国家小则三米乘三米的空间，多则可占两三个书摊。今年这部分空间，已由宗教书籍取代，维持多年的国际书区，终于消失了。

而关于“版权”方面，许多地区开办书展都为洽商国际版权交易，展馆内有专门的版权洽谈处。台北国际书展更开办版权洽谈工作坊，讲者多是业界资深人士，培育本土及外来新血。多年前，香港书展也曾一度尝试在通道设置版权洽谈空间，主办方甚至安排茶水服务为洽谈双方。可惜这种空间只出现过一两次，笔者曾与书业朋友来到此空间内，通道旁的声量不利于洽谈，索性一切交流还是都搬到网上去了。原因还是归于香港书展是以公众人士为对象的书展，各界人士为一年一次卖书良机“战斗”，开办多达600场文化活动；只是同年度的台北书展曾在六日时间内，开办逾1100场阅读活动，版权桌次会议1910场。



2024年7月17日，香港书展，有香港出版社展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书籍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简体区摆完摊就走，香港复刻版流行

几日来“[禁书](#)”[新闻](#)来自界限书店、蓝蓝的天等摊位，都属存疑状态：到底那些在书店有售的书，谁来因应什么准则，决定香港书展不能卖？如果有设诉机制和审查制度，主办方又有没有设立上诉机制？

尽管书籍出版与贩卖环境大不如前，同场还有其他生活产品与文化产物的竞争，书展内还是可见“留下的人”各自经营。几日来“[禁书](#)”[新闻](#)来自界限书店、蓝蓝的天等摊位，都属存疑状态：到底那些在书店有售的书，谁来因应什么准则，决定香港书展不能卖？如果有设诉机制和审查制度，主办方又有没有设立上诉机制？

再看另一边的简体字书区，每本书早就通过了审查机制，平平安安，偏偏难以留住人潮，最后两天，竟出现了提早撤离的摊位。那些经审查才出版的书籍，又有多少识货之人满载而归？香港书展的简体字书区，为什么给读者一种度假摆摊的感觉，一过星期日就打道回府？

庆幸总体而言，人潮在第四五天回复，讲座爆满，有小出版社收到刚印好的书直接运送会场贩售，也有作家昆南、刘锐绍、淮远等在场签书，出现人龙。香港文学生活馆艰苦经营十数年，近年遭遇同名机构事件，今年书展两“馆”同时参展，但笔者目测“香港文学生活馆”还是维持人气，为香港作家推广作品。

简体字书区每本书早就通过了审查机制，平平安安，偏偏难以留住人潮，最后两天，竟出现了提早撤离的摊位。到底香港书展的简体字书区，为什么给读者一种度假摆摊的感觉，一过星期日就打道回府？



2024年7月19日，香港书展，“香港文学生活馆”的摊位。摄：Ryan Lai/端传媒

曾为“香港文学生活馆”理事会召集人的邓小桦也在现场，她讲这次文学生活馆出版的两本复刻作品都是本土文学的珍藏，首先是梁秉钧（也斯）1978年的第一本诗集《雷声与蝉鸣》，早于十多年前有出版社曾复刻过，至今又再绝版。原书早在将近半世纪前，也斯已经“喜欢在香港一些不是很特别的街道行走，用边缘人的视觉去看这座城市”，香港文学于其时的一脉，并非倾向中国传统文艺，反而是“西式闲散的感觉”，即使如今，“梁秉钧这种淡然、像失败者的眼光依然非常难得，他展示了香港人淡薄而又美好的一面。”

出版过程中，梁秉钧的太太吴煦斌（重要香港小说家）帮忙联系到《雷声与蝉鸣》原版封面设计者——摄影师李家升、作家黄楚乔写序，两位都是也斯的同代文友，“我们并不想给大众《雷声与蝉鸣》的复刻是大师级的感觉，而是想令大家看看以前的香港，希望大家能感觉到香港的美好。”

另一本复刻作品是香港诗人淮远1991年的散文集《懒鬼出门》。邓小桦受访时指，“淮远为人低调，也从不歌功颂德，什么宏大、高贵、庄严的事在他笔下也会显露出荒诞与可笑”。《懒鬼出门》是淮远八九十年代到中国及其他地方的短篇游记，“十分自我、笔触偏执，故事变形。很特别的一点在于，他没有使用形容词去写”。

许多读者或都听说过《我香港，我街道》这系列书籍，它由香港文学生活馆策划，在台湾出版了两卷，销量一直很好，配合了外地对香港的关心，香港人又关心自己城市及社区的潮流。今次两卷书中的八部作品被改编漫画，“香港面对离散时代，我们要讲述香港故事的时候，只有画是不够的，因为如果你在香港画香港的景物，每个人都知道是什么，但如果将这件事情移植到其他地方，向别人讲述香港故事，就需要‘故事’。因此，故事比文学更容易理解，亦比一幅画能讲述更多的故事，就是漫画”。漫画版《我香港，我街道》，八篇作品都来自漫画家柳广成之手，其中“有一半作品都是香港穷人的故事”，亦有港督、明星、大众偶像。

早在将近半世纪前，也斯已经“喜欢在香港一些不是很特别的街道行走，用边缘人的视觉去看这座城市”，“梁秉钧这种淡然、像失败者的眼光依然非常难得，他展示了香港人淡薄而又美好的一面。”

复刻书籍将老作家与旧作品“新”卖，邓小桦介绍今年最畅销的作家是刚过身的香港经典作家西西（四本书出版），然后是经典作家叶灵凤（两本书出版）。此外正逢金庸100周年纪念，又有众多书籍出版。业界需共同面对的，倒是如何将“旧”在当下激活，推广给新一代读者。



2024年7月19日，香港书展，吴霭仪新作《谁是大英雄》和共同译著《本是同根生》在“蓝蓝的天”摊位签名。摄：Ryan Lai/端传媒

小出版社的暖意与人流

既然书展人潮大不如前，小出版社承租能力不高，投资人力物力在日均近4000港元的租金，到底要卖多少本书，才可追回成本？今年参与香港书展的小出版社，有直接向贸发局租摊，也有在各摊位寄售出版物，例如界限书店，去年只租两个摊位，今年租了四个，为各家小出版社提供寄售服务，这种形式与乐文、榆林、田园等书店不同，界限书店展示的寄售书籍，在在反映香港书展有多包容。

再看蓝蓝的天，几年参展以来累积的读者群，每年为小出版社寄售书籍，还在摊位设置桌椅供作者签书，作者亲临支持小出版社，小出版社冒著蚀本风险租用几个摊位，读者为支持出版物存续而进场探访。

大论述里自有小历史，香港书展仍然保存著小众声音与身影。面对种种切身的挑战与压力，各人仍保存著自己的热爱，也许这就是留下来的理由。

综观小出版社占地远不及各大书商，场内还是有种暖意，尤其自牛津大学出版社离职的资深编辑林道群开办的BM本事出版社，成为今年书展一大亮点。追求完美的设计和装帧，致力于令书籍成为“收藏品”，也许是令本事在越来越多电子图书资源可以取用的今天，不同于其他仍以消费品为观念经营的单位的致胜点，或许这类似于串流媒体时代，黑胶唱片反而销售远超CD。惟高定价一跃而上，对部分希望阅读而非收藏的读者来说，也或形成负担。

诸多牛津大学出版社著名作者都愿意跟随林道群“转会”，尤其是重量级的董桥、北岛等作家，也是支撑起本事出版社的内在实力。其主编的阅读杂志《BM》创刊号也首卖，精美厚重的阅读倡导杂志，在香港本已绝迹多年。其后有北岛、董桥签名会，以及作家黄碧云亲自捐出画作和部分绝版著作，拍卖支持独立出版运作。本事读者队伍里，也见颇多大陆书迷，或与林道群本人在大陆藏书界的口碑有关。

香港书展百万人潮涌进场馆，读者自行分流，流向他们要支持的出版社，场馆为盛夏体感降温，小出版社作者翻开扉页，默默坐在小出版社简约的布置里，手掌轻轻压住书页，为每本书签名，递给每位读者。大论述里自有小历史，香港书展仍然保存著小众声音与身影。面对种种切身的挑战与压力，各人仍保存著自己的热爱，也许这就是留下来的理由。



2024年7月17日，香港书展一个摊位摆放了一副骸骨在书上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[#香港文学馆](#) [#香港独立出版](#) [#香港书展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